

南柯記 唐 李公佐 撰

東平淳于棼吳楚遊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
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
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為事家居廣陵
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永
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群豪大飲其下以貞元
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
家卧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日子其寢矣余
將餼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

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白牡左右從者七人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卽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豁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避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

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按茵褥簾幃肴膳陳設于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偕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因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僻易道側生有平生酒

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階還館舍生思念之意必以爲父在邊將因投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弊帛

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十冠翠鳳冠衣金露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邀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

瓊英妹結絳巾挂于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
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上真子聽契玄
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謁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
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謁筵中於師處請
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
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
不答情意戀戀矚眄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
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此
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

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
翊田子華乎對曰然生前執手叙舊久之生謂
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
武成侯段公因次栖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
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
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懽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
三子取劔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
覩盛禮故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
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

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
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
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姊各乘鳳翼輦
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姊亦紛
然在側令主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
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
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
洽榮曜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
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

峻秀川潭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
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啟王曰臣頃結
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
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王
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
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
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
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感念教誨情意委
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間里興廢復言

路道乖遠風烟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
令生來觀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
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官乎
生曰我放蕩者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
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
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
行生敦授教命王遂敕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
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
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

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
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
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
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
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
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
聞憲章不紊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
餞于國南王謂主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穰
民物豪盛非惠政不能治之况有周田二贊卿

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
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
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
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
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輦
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鍾鼓喧譁不絕
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
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棨戶森
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

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
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
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道遷顯職生二男
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娉于王族榮耀顯赫
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
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
萬以拒賊之衆于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
績弁單騎躡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
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

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請
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
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
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與
夫人素衣哭于郊候靈輦之至謚公主曰順儀
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塋於國東十里盤龍岡
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
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
入無恒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

國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
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
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
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
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天札
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
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
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
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

在此生忽若惛睡膏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上牛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逕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快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譟自若強之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潛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

入其門升自階已身卧于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隱于西垣餘樽尚堪于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崇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拆查枿尋穴窈窕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根上有積土壤

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
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
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是其王矣
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
轉方平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
領南柯郡也又二穴西去二丈磅薄空墟嵌空
異狀中有一腐龜板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
生繁茂翳蒼掩映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
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

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龍岡之墓也追想
前事感歎于懷披穴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
壞之還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
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
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
跡于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側有大檀樹一株
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
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
可窮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

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
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
亦寢疾于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
遂栖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
于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
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憇泊淮浦偶覲淳于
生貌楚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
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
貪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
以名位驕于天壤間云

前華州叅軍李肇讚曰

貴極祿位 權傾國都 達人視此 蟻聚何

殊

假物立諭其原出於莊生蠻觸之說若搜神
記之審雨堂酉陽雜俎之墊江城異苑之鼠
婦皆由是出公佐殆亦附會而爲此者然其
意則達矣

虞初志卷三終



虞初志卷四

嵩岳嫁女記

唐 施肩吾 撰

明 黃正位 校

三禮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羣書與其友鄧韶博
學相類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陽元和
癸巳歲中秋望夕攜觴晚出建春門期望月於
韶別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攜觴自東來駐馬道
周未決所適有二書生乘驄復出建春門揖璆